

她的蘭姨和房客

楊小雲 著

九歌文庫433



楊小雲 著

蘭姨和她的房客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九歌文庫(433)

蘭姨和她的房客

THE LAND LADY AND HER FRIENDS

著者：楊小雲

發行人：蔡文甫

發行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5776564・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電腦網路位址／http: \www. books. com. tw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市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1弄34號(電話／5792838)

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(電話／7773915)

印刷所：崇寶彩藝印刷公司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

蕭雄淋律師

初版：1996(民國85)年2月10日

初版6印：1997(民國86)年5月10日

定價：新臺幣200元

ISBN 957-560-426-1
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掉換)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蘭姨和她的房客 = The land lady and her
friends / 楊小雲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
九歌, 民 85
面 ; 公分. -- (九歌文庫 ; 433)
ISBN 957-560-426-1 (平裝)

857.7

85000386

追夢的女人 (代序)

距上一本長篇小說《遠方的星星》出版至今，近三年間，《蘭姨和她的房客》是唯一的小說作品。

和以往每年一部長篇的成績比較，顯然是退步了，但這並不表示我在偷懶，而是這些時日以來，大部份時間和心力都投注於生活性散文之上。一樣是文字創作，不同的是，表達方式有所更換。

小說、散文，皆屬文學創作，皆以解讀人性為課題，只因呈現的技巧不同，帶給讀者的感動度和影響力，便也全然不同。

這中間最大的差異，一是直接領受，一是間接會意。小說是將主題、中

共同點，那就是「追夢」的想望。

每個人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夢，它像一處美麗的桃花源，它也意味著一種渴慕、一個理想、一些擁有，以及很多的慾望和私祕；就因了這些夢，豐富了我們的人生，使我們的生命有活力，生活有盼望，不至因失敗而喪失生存意志。

在生命的不同階段中，我們經歷了各種成長和轉變，遭遇了許多挫折和喜悅，但只要潛藏於心底的夢不曾死滅，再大的困境，都得以安全走過，因為，夢的行動是希望，而希望則是促使人活下去的主要動力。

在《蘭姨和她的房客》中所呈現的主題，便是圍繞在幾個追夢的女人身上，藉著這些現實生活中的故事，反映出這一代中國婦女內心的糾結與愛慾。書中痴妄的母親，短視近利的都會女子，一心追尋愛情的純情少女，心靈受創的少婦，俗麗浮淺的女房東……在她們身上所透露出的訊息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或許你會在她們身上嗅到自己而有著似曾相識的體驗，果真如此，

那麼，你不但走進了小說，也走進了自己的內在世界。

人生因有夢而更絢麗，而小說就美學觀點而言，是一種夢的再現；這或許便是小說最獨特的風格，也是它最迷人之處吧，更是催促我創作長篇小說最大動力，只因我也是個追夢的女人。

楊小雲

八十四年十二月
於台北市

11

接近中午時分，何方從一個冗長的業務會報中脫出，頂著昏脹的腦袋，挪著疲憊的身子回到開發組；人還沒坐穩，桌上的電話便急躁的唱了起來，她皺了下眉頭，不情不願的撈起話筒，勉力擠出和悅：

「神一電腦，您好——」

「好你個頭啲！」脆亮的嗓音，筆直的射了過來，接著是一長串連發彈。

「大小姐！我找了妳一上午，快把我累死了！平常老說我不給妳打電話，這會兒一打，妳大小姐就不在。我告訴妳啲，這可是十萬火急的大事，要是給耽誤了，別怪我沒知會妳啲……」

何方按著太陽穴，捺著性子等對方放完炮，這才緩緩地道：

「抱歉，小卓，我剛開完會，有點累。」

「那正好，妳聽了這個消息，管保妳立即精神百倍！」

尖亢的音階，隔著兩張桌子都感受得到，耳朵一向敏銳的小吳，立即抬起頭，興味十足的瞟了過來。

「拜託，別賣關子了，快請明言。」

「是——關於妳的房事！」

何方的心，倏地發脹，沒由來的不安便像氣泡般，脹滿整個胸膛。小卓向來快嘴利舌又極誇張，是那種看見一根雞毛就能搞出一籠子雞的人。

難不成和大林的事，不小心又被她探知了？啊！要真是這樣，就大大不妙了。何方吸了口氣，強自鎮定，故意輕輕淡淡的說：

「妳說什麼，我一點都不懂。」

「妳當然不懂！就連我也沒想到有這種好事。」

「哦？」何方的心依舊沒敢放下。

「告訴妳吧！我的一位室友，前天晚上接到家裡電話，說她母親中風住進醫院，要她立即回去。今天一大早，她就收拾好行李回屏東去了，於是呢，她住的那間房不就空出來了嗎？我一看機會來了，連忙向蘭姨提出有朋友想租的意思——」

「啊！妳是說妳們那兒有空屋了？」

「是啊！終於讓妳等到了。這麼天大的消息，算不算十萬火急？」

「算，算，算！太好了，謝謝！太謝謝妳了，小卓，什麼時候去看？越快越好……」

「這樣吧，下班後妳來找我，請我吃晚飯，然後我帶妳回去見蘭姨、看房子。」
「好，沒問題！沒問題！」

放下電話，何方立覺精神大振，歡欣無比，多日來積在胸口的一塊大石頭，終於落了下來。

兩個多月的尋屋夢魘，終將停止。只是，早先聽小卓提過她那位女房東蘭姨，挑房客像選媳婦一樣，難纏得緊，而且規矩多，房租也不低，一念至此，剛放下的一顆心，便又提了起來，紛紛擾擾的沒個安寧，連午餐都吃得沒滋沒味的。

幾次想撥電話給小卓，問個明白，又覺不妥，怕小卓笑她沉不住氣，便悄悄的放下聽筒，只告訴了大林，今天不用來接她，不用再四處苦苦覓屋了。

五點半，何方第一個衝出辦公室，直奔三條街外成功大廈十二樓，走進大豐貿易公司時，一件米色襯衫全濕透了；都十一月了，還熱得像盛夏。

大豐貿易公司，何方來過兩次；一家中型規模家族式的公司，專做小五金和一些零件生意，父親是董事長，兒子當總經理，媳婦任副理；底下員工除了一位主任外，職稱一律是祕書，小卓算是資深祕書，職等最高，待遇也最好。

小卓是三年前考進來的，從上班第一天起，她就不喜歡這個工作，嫌老闆沒品味、小器；嫌老闆娘囉嗦，又嫌人家不會穿衣服，不懂享受生活。反正公司上下下，沒有一個人、一件事讓她看上眼的。

這個在小卓嘴裡土裡土氣的公司，營運狀況卻很不錯，各項福利也十分妥善，就衝著這兩項，小卓認了。

下班時間已過，一屋子人仍坐在位子上忙著，唯獨小卓正舉著CD粉盒，左顧右盼，一派優閒。

何方急步走向小卓，俯身向前，悄聲道：

「我們可以走了吧？」

小卓也不抬頭，也不抬眼，只專注的對鏡抹粉：

「急什麼？等我把妝補好再說。」

何方有點沉不住氣，不悅的說：

「小姐，又不是去赴宴，幹嘛呀！化那麼漂亮，給誰看？」

「這妳就不懂了，待會上餐廳不知道有多少眼睛呢。」

「餐廳？妳有約會？」

「哎呀！我的何大小姐，難不成妳得了老人痴呆症啦？不是說好妳請我吃晚飯的嗎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這就對啦！待會我們要去『典式』牛排館，肯定會遇見熟人，所以嘍——」
「吃牛排——」何方倒抽了一口氣，暗自在喉間咕嚕：「我還打算在樓下吃牛肉麵或自助餐呢……」

小卓了然一笑，輕輕闔上粉盒，將視線由鏡中整理妥當的臉孔上移向何方微詫的臉，拿那一雙描繪得色粉鮮艷的眼睛，掃向何方：

「妳看我今天這身衣服，能吃地攤嗎？」

小卓身上穿的是米白色麻質套裝，領口、袖邊都綴著細米碎珠，配上金黃珍珠耳環和項鍊，將她勻稱的身材，烘托得完美無缺。腳上是淺咖啡兩吋高跟鞋；當她將Gucci皮包往肩上一搭，半仰著頭說：「咱們上路。」時，何方竟有剎那的迷亂，

爲眼前這風韻十足的女子。

這樣明艷光鮮的女人，確實適合到氣氛好的高級餐廳。只是，那個陪她去的人不該是我嘛！即使找凱子，也不必找到自己好朋友頭上嘛。

何方心裡老大不樂意，又不便直接挑明，只心虛的說：

「不是十萬火急嗎？我擔心去晚了會生變——」

「安啦！我已經和蘭姨約好了，一切有我。」

小卓向何方扯出一個保證的微笑，右手一下子便掛入何方的左臂，半個胸脯密密的貼了過來。何方怔了一下，腦子裡迅速浮起當年在大學宿舍裡流傳的謠言，小卓和睡上舖的大李搞同性戀。不覺背上冒汗，左臂輕輕推移，將密貼的胸脯，挪了開來。

典式牛排館，何方是知道的，是東區數一數二高消費的餐館。何方去過兩次，第一回是公司請客戶，第二回是大林爲她慶生。東西貴得離譜，生意卻好得讓人生氣，光喝礦泉水，每人就五十元。上回去時，何方悄悄對大林說：「下次我們自備礦泉水，一瓶才二十塊錢。」大林輕輕按著她的手，笑而不語。

待會應該先去買一瓶帶著。何方只顧著胡思亂想，沒注意一下子已經踩開典式

牛排館的雕花玻璃門。

穿黑西裝的領班，禮貌的趨前殷問：

「請問有訂位嗎？」

「沒有！」幾乎未經思索，何方脫口而出。她好希望聽對方說：「抱歉，我們沒位子了。」然而流入耳內的，卻是小卓氣定神閒的軟語：

「有，大豐公司卓祕書。」

領班看了下登錄簿，啓齒一笑：「這邊請。」先一步引領她們入座。

兩人剛坐下，服務生便將高腳杯注滿了冰水。

小卓端起晶瑩剔透的玻璃杯，淺啜一小口，十分內行的瞅著何方：

「這家的水可不是普通的冰水，全是由法國進口的礦泉水呢。」

何方端起杯子，一口氣喝掉大半杯，不以爲然的撇撇嘴：

「水還不都一樣。」

「妳這人哪，什麼都好，就是想不開，不懂得享受人生，不知道品味的重要……」
何方知道小卓又要搬出她那套及時行樂、對酒當歌、人生幾何、歡樂趁年少的歪理。連忙岔了開來：

「我們點菜吧。」

牛排確實鮮嫩，氣氛當然優雅宜人，帳單則意外驚人，足夠媽媽買半個月的菜，餵飽一家子人了。何方突覺胃底的牛排變得好硬、好硬。

當服務生端著描金皮盤將找錢送回時，何方立即仔仔細細摸取出每一個銅板，小心翼翼的擺回小皮包裡。

她瞧見對面小卓唇角露出一抹鄙夷的淺笑，耳裡聽的，卻是軟軟的客套：

「謝啦！不好意思，讓妳破費。不是我愛說，妳實在該去辦張簽帳卡的，現代人那有興付現金的？」

何方站起來，略顯不耐的問：

「這會兒可以去看房子了吧？」

「行。」

小卓住的地方，是台北最熱鬧的黃金地段，她們那棟大樓尤其盛名在外，已然成為東區建築標的。坐計程車，只要告訴司機「阿婆羅大廈」，包準到達。

整棟大廈分A、B、C、D四棟，裡面有公司、寫字間、工作室、才藝教室，光是畫廊就有四五間。小卓住在A棟十樓。

出了電梯，小卓走向並排而立兩扇門的左邊，輕輕啓開兩道門鎖，映入眼簾的是一處置滿各式玩偶、吊花、盆栽、瓷娃娃的空間。要不是霸居其間那台超大電視上絢麗的影像，何方真覺有如置身玩具飾品店般的恍惚。

見她楞怔的站著，小卓推了她一下：

「發什麼呆？快脫鞋，穿上拖鞋。別踩髒門墊。」

「喔，……」

何方在一排拖鞋中，就近穿了一雙，才要挪步，就聽小卓道：

「那是田玲的，少穿爲妙。」

何方微窘的褪出不安的腳，正要去試第二雙時，小卓又開口了：

「那雙是袁家家的，更不能碰！」

「那……」

「後面幾雙才是客人穿的。」

跣上草編拖鞋，何方只覺背脊上佈滿了汗珠，渾身都不自在；隨著小卓繞過墨綠皮沙發，只見一位穿著艷麗的中年女子，斜倚在沙發上，兩隻大如牛鼻環的金質耳環，熠熠發光。